

雁无痕 著

女帝师

上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雁无痕 著

女希师

上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f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帝师 : 全 2 册 / 雁无痕著 . --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 , 2016.10

ISBN 978-7-5190-1813-9

I . ①女… II . ①雁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2800 号

女帝师 (全 2 册)

著 者 : 雁无痕

出 版 人 : 朱 庆

终 审 人 : 张 山

复 审 人 : 王东升

责任编辑 : 王 萌 周 欣

责任校对 : 涂继文

封面设计 : 刘彦华

责任印制 : 陈 晨

出版发行 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, 100125

电 话 : 010-8592306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 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 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 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 : clap@clapnet.cn zhoux@clapnet.cn

印 刷 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 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 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 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 : 480 千字 印 张 : 32

版 次 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: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190-1813-9

总 定 价 : 59.80 元 (全 2 册)

CONTENTS 目录



上卷

楔子	初见纨绔	/ 001
第一章	斗法生活	/ 005
第二章	青楼包场	/ 015
第三章	水下惊魂	/ 030
第四章	准备应考	/ 041
第五章	无敌作弊	/ 054
第六章	大挖墙角	/ 066
第七章	皇子设局	/ 078
第八章	考场风云	/ 087
第九章	终极对决	/ 096
第十章	挣钱门路	/ 104
第十一章		/ 115



第十二章	青鲤解困	/ 124
第十三章	皇宫救人	/ 138
第十四章	国师亲临	/ 143
第十五章	最后赢家	/ 156
第十六章	御史被杀	/ 167
第十七章	连环凶案	/ 181
第十八章	云湘余孽	/ 191
第十九章	身世之谜	/ 201
第二十章	世子真身	/ 210
第二十一章	天舒入狱	/ 216
第二十二章	花魁证人	/ 223
第二十三章	天阁之名	/ 232



下卷

第二十四章	交心明志	/ 247
第二十五章	执掌帅印	/ 259
第二十六章	筹备军需	/ 269
第二十七章	大战之始	/ 279
第二十八章	军神无瑕	/ 286
第二十九章	三试招亲	/ 296
第三十章	订定婚约	/ 315
第三十一章	再度失陷	/ 327
第三十二章	一言惊天	/ 339
第三十三章	城门婚礼	/ 359
第三十四章	与天下战	/ 367



第三十五章	云湘旧部	/ 382
第三十六章	崕山洞房	/ 401
第三十七章	太子之殇	/ 405
第三十八章	四子逼宫	/ 413
第三十九章	三箭平乱	/ 420
第四十章	当年真相	/ 429
第四十一章	京师涌动	/ 449
第四十二章	师徒决斗	/ 458
第四十三章	同生共死	/ 472
第四十四章	尘埃落定	/ 485

楔子

乱云压城暮，北风侵骨寒。

这是一个极寒冷的冬天。峻崎国都里的那位百岁老人说，至少已经三十年没这么冷过了：冰凌子挂在城门顶上，一连两个月也没有融化；护城河的水面上结了冰，世家纨绔子弟都在上面溜着玩；守备老张总是愁眉苦脸，说京师尚且这样，北地的守兵如何能熬得下去——他儿子就在北方为天子镇守国门。

傍晚的时候，乌云压下来了，阴沉沉的，垂在皇宫的顶上，巍峨的宫阙也因此暗淡无光，风慢慢地紧起来，一声尖过一声，像是边塞的鸣镝。

看来又要下雪了。

大街上本来就没有多少人，风声一起，像是变戏法一般，仅有的几个行人也变得若隐若现，午门前面，只留下一条空荡荡的大街，和地面上那狰狞的朱雀石刻。

守门的士兵缩了缩脖子，在这样的大风里，身上的盔甲越发厚重冰冷。他往里面张望了一下，交接的士兵还没有出来，只能继续苦熬。

就在这时，从长街的远处，缓缓走过来两个人。

二十多岁的女人，手中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。女人身上的衣服已经有些褴褛，但是她缓步走过来的神态，却让人联想起战场上杀敌的将军。

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异常决绝的神态，让见着的士兵，不由一阵胆寒，虽

然他们知道，自己这种胆寒，有些没来由。

孩子的脸上有些瘀痕，那是被冷风刮出来的伤口，鼻子下挂着两行清涕，他胡乱地揉了一下，结果鼻子左右全都挂上了那种亮晶晶的冰痕。

她牵着孩子，走向一个避风的角落，吩咐孩子坐下，自己却走向正门之前，端端正正地跪了下来。

边上的士兵顿时有些手足无措，其中一个硬着头皮上前，低声劝道：“雍王妃，今天天气那么冷，您看，是不是过两天再来……”

雍王妃摇摇头，不说话，只是笔直地跪着。懂事的孩子，奔过来，就蹲坐在母亲的身边。

雍王妃皱皱眉头，对儿子道：“你去那边避风处待着。”

孩子摇摇头，就听王妃厉声又道：“这是军令！”

孩子一瞪眼，似有怒意，但随即还是默默站起，蹲到了边上的角落里。

北风渐渐凄紧，尖锐的声响，像是一把飞速拉动的锯子，在人的耳膜边锯过去，又锯过来。

黑云沉沉，暮色渐渐浓重，尖锐的风声渐渐寂静下来，周围的空气，浓重得让人窒息。

午门内外，偶尔也有人往来，但是看着跪在那里的女子，却从来不曾有人驻足。

宫门发出沉重的轰隆声，然后缓缓地关上了。

守卫士兵再度试图劝王妃离开，但雍王妃只是抿着嘴沉默地跪着，不发一语。

孩子有些困倦，虽然嘟嘟囔囔要陪着母亲，眼皮子却在打架了。

士兵张老三将孩子抱起来，低声哄了两句，孩子居然就睡着了，当下对雍王妃道：“王妃，我带孩子去值班房睡觉可好？”

雍王妃脸上掠过一丝温柔，颌首道：“多谢。”

风又凄厉地呼啸起来，卷着大团大团的雪花往下砸落。

而雍王妃继续跪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静寂的夜里，宫墙上方的灯笼无声无息地亮起来，又无声无息地熄灭，黎明到来了。

雪也终于停了。

女子就跪在雪地里，与值守的士兵，一起组成了一群雕塑。

文武百官陆续来上朝，午门之外，三三两两，成群结队，嘻嘻哈哈。也

有人看见跪着的女子，指指点点。

人渐渐多了，上朝的钟声响起，一道道宫门次第打开，士兵们整齐而沉默地列队。九重宫阙，在熹微的晨光里展示它的盛大和雍容。

雍王妃猛然站立起来，因为在雪地中跪着冻了一个晚上，她的行动不是很灵便，差点儿摔倒。

张老三忙伸手去扶，但还没有等他的手靠近，王妃就自己稳稳站定了。

四面响起了窃窃私语的声音。

雍王妃的目光缓缓扫过，清冽得就像是冰冻过一样，四面的窃窃私语就这样被冰冻在冷寂的风里。

这是上过战场，曾经在血海里厮杀过的女人，目光有着沉默的威力。

雍王妃径直走到百官的最前列，走上了汉白玉台阶。台阶上的白雪已经打扫干净，背对着高峻的午门，脸色苍白、衣衫褴褛的她站在那里，身材显得特别瘦弱单薄。

这番行为着实无理，一群官员都喧哗起来。

雍王妃也不理睬，对着金銮殿方向，跪下磕头，然后转身。

面对着全体官员，她的声音清冷无比，一字一字，如同冰珠：“各位大人，雍王也曾为王国血战十年，本王妃也曾亲冒矢石，为诸位大人的安逸生活，立下功勋！为何雍王身殒，孤寡母子想要向各位求取一个容身之地，诸位却不允？”

下面有片刻的寂静，随后一个声音响起：“王妃五年来下落不明，不能证明您带来的孩子确实是皇家血脉。”

“不能证明是皇家的血脉？”王妃冷笑起来，“这个孩子的五官，与雍王何等相似，难道不是证据？雍王曾给这个孩子留下长命百岁锁，难道不是证据？龙泉兵败，我辗转千里逃亡，能保全性命已经是万幸，又如何能按照朝廷规矩，在生产之前向有司禀告，又如何能等着你们派来的稳婆接生？”

玉阶下面，寂静无声。王妃清冷的笑声，在雪后这个异常洁白广袤的世界里回荡，“五年前，三百将士用自己的性命换活下来的这个孩子！万万想不到，五年后辗转回到京师，迎来的却是一堆怀疑！峻崎王国地盘何其广大啊，五万里河山，整整五万里河山！却容不下一个江珏唯一的血脉！”

雍王妃清冷的声音，像是锤子，一下一下，重重地敲在文武百官的心上。但是，没有人说话。没有人，说一句公道的话！

绝望一点儿一点儿地从心底升起，像冰雪，将一颗心一寸一寸地往上覆

盖，埋藏，冰冻。

雍王妃呵呵地笑起来：“是的，我并不在乎我能得到王朝多少俸禄，我也不在乎我能享受到多少荣华富贵。我在乎的是，我的孩子，江珏的孩子！江珏为这个王国血战十年，功勋无数，虽然最后一战身殒，但是他不该断子绝孙。”

雍王妃脸上的表情，是一如既往的平静，但那话语里凄厉的含义，让所有的人都毛骨悚然。

“是的，按照你们的标准，我是没有证据，但是这个孩子绝对不是野种，他是江家的血脉。为了证明这一点儿，我只能拿出我最后的证据。”

宰相在场，就问道：“请问王妃，最后的证据，到底是什么？”

雍王妃手腕一翻，亮出一把匕首。众人惊呼声中，她脸上的笑容，如风中的百合，缓缓绽开。

“唯一的证据，就是让天下人，看到我的一颗心——让天下人，看看我江赵氏，是不是用虚言骗取荣华富贵的人，让天下人看看我的心，是不是一片殷红……”王妃的笑容，如雪后蜡梅，缓缓地凋零。

她扬起匕首插进了自己的心脏……鲜血，染红了午门前的白玉台阶。

天空中已经停歇了的大雪，竟然又纷纷扬扬地飘洒起来……

大雪很白，鲜血很红，殷红的血迹，从白玉台阶上面一路淌下来，极其缓慢地淌下来，分成两路，远远望去，竟然形成了一个鲜红的“人”字。

峻崎国皇帝听闻这个消息，急急赶到午门时雍王妃已经气绝，却尚未瞑目。于是皇帝当场许诺：“朕承认江天舒的身份，立江天舒为雍王世子，等现任雍王江琥百年之后，江天舒就继承爵位。”

赵氏的眼睛这才合上了。

第一章 初见纨绔

“雍王府？雍王世子？”清脆如天籁一般的声音，此时却是气急败坏得如同鬼哭狼嚎，“亲亲师父啊，我一直认为，我肩膀小，管管一片山一个庄园已经是超常发挥了。要我去做雍王世子的侍女，还得找高个儿去。那片天空，我实在是顶不起来啊……”

说话的少女，瓜子脸蛋，眉如弯月，眼如点漆，秀美中透着一股英气，光彩照人，然而现在却噘着一张嘴，足足可以挂上三只油瓶，“师父，我的好师父，亲亲爱的师父，您没有弄错？让我……去做雍王世子的侍女？还要负责贴身保护他？我这样一个玉雪可爱天真无邪的豆蔻少女，去做那个纨绔世子的侍女，你不担心我被他吃得骨头都不剩？”

少女一边说着，一边摇着中年女子的胳膊，软语央求。那声音娇嫩而清脆，让人的骨头也不免酥软了几分。

只是面前那个中年女子，看着撒娇耍赖的少女，嘴角含笑，不为所动，“你玉雪可爱？你天真无邪？你会被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剩？自从你十岁开始，你的一群师姐就只有被你欺负的……你担心被那个纨绔世子吃得连骨头都不剩？你这是在寒碜你的师姐们呢！无瑕啊，好了，你就别淘气了。”

无瑕哇哇地叫起来：“师父啊，那是师姐们疼爱小师妹，所以让着我呢。您别当真，您如果当真了，耽误了事情，那是徒弟的错……”

中年女子秋海棠，也就是无瑕的师父，忍不住又笑，点着少女的鼻子道：

“没上没下的猴子！”

她又端正了脸色，严肃道：“无瑕，这次算是师父求你了。咱们琅琊女子牙行出品的侍女，实在太过有名，因此雍王太妃求到师父面前。派其他人去，只怕收拾不了那位世子爷。”

“雍王太妃求到师父面前？师父您完全可以拒绝啊。师父，这些年多少人求到您跟前，您不是全都拒绝了？宰相家拒绝了一次，尚书家拒绝了两次，王爷家里拒绝了三次……”

无瑕实在是急啊。

水不能灭油火，马车进城靠右走，江天舒无药可救，这是京师生活三大必备常识。虽然无瑕大部分时间待在京师外的庄园里，但有关江天舒的故事，却也听得耳朵要生老茧。

防火防盗防天舒，这句话差点儿成了京师之中的谚语，江天舒的名字，是京师人家止小儿夜啼的良药。

想她水无瑕，虽然是琅琊女子牙行的女霸王，擅长撒娇，擅长吵架，还擅长设置机关兼打架，但是这种战斗力，真的能与恶名远扬的江天舒相抗衡吗？

无瑕不乐观。

顺带介绍一下无瑕所在的琅琊女子牙行。所谓牙行，相当于现代的中介公司。琅琊女子牙行，是京师数一数二的大牙行，不是因为规模，而是因为培训出来的侍女。

只要是经过牙行半年以上培训的，就能管账理事；经过一年以上培训的，就能辅佐主家，兴利除弊，所以向女子牙行求取侍女的，往来不绝。据说有京师的豪富之家比斗富贵，其中一家掰着手指说：我有琅琊牙行出来的侍女三人，你家有几何？另一家立马闭嘴。

师父收了三个亲传弟子，无瑕是老三。两位师姐都已经出嫁，无瑕留在师父身边，帮师父管理牙行的事务，培训新收的小姑娘。

无瑕觉得自己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绝顶重要，自己可以一直留在师父身边！却没有想到，师父居然要自己出去服侍人了！

秋海棠笑着摇摇头，看着无瑕的目光有些宠溺，但那宠溺的眼神慢慢收起，变成了一片怅惘和凝重，“师父与雍王府有旧，那雍王世子……”

“师父与雍王府有旧？这层关系……我咋不知道？”无瑕端正了脸色，疑惑地问道，“我跟随师父也有十几年了，怎么不曾听师父说起过？”

“你没听说过的事儿还多着呢。因为当年的事儿实在太惨烈，师父也不愿意提起。”秋海棠的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，“那是景泰四年，前雍王江珏带着大军，连破云湘国十二郡。却不想在即将灭亡敌国，立下不世大功之际，遇到刺客身殒……”

随着那略带沧桑的声音的描述，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，在无瑕的面前徐徐展开……

景泰四年，峻崎国昭明皇帝江瑾派堂弟——雍王江珏率领三十万大军东征云湘国。江珏不辱使命，数月间便连破云湘国十二郡。

捷报频传，峻崎国内欢呼声一浪接着一浪。云湘女皇集结全国上下最后的十万大军，与江珏的军队对峙于龙泉郡。接连几个月，两军死伤无数，龙泉河中尽皆染红，局面却没有任何进展。

当时汛期即将到来，东边之水，大半注入龙泉河。江珏截断龙泉河，筑起高高的堤坝，大水来时，决开堤坝，于是龙泉一座城池，竟然成了汪洋泽国，数万军队数十万百姓，尽皆成鱼。

云湘国女皇殉国。

大水退后，江珏带着大军进入龙泉城，见到这般情景，怅惘叹息，道：“此役杀戮太过，恐伤天和，于我自己而言，也非好事。”

一语竟然成谶。

就在当夜，有暴徒潜入江珏营寨。等守卫士兵冲入，却只见江珏倒在地上，咽喉汨汨流血，已然无救。

三军因此大乱。云湘国残兵重新纠集，峻崎军队节节败退。幸好江珏的弟弟江琥就在军中，收拢残兵，退守三百里后，终于在明州郡重新站稳了脚跟。

江珏的王妃，当时已经身怀有孕。她本来就是峻崎国的女将军，素来不畏惧战阵，但是大军溃败之际，却是自身难保，竟然与三军失散。此后流落云湘龙泉等地，颠沛流离，直到五年之后，王妃才带着五岁的江天舒，返回峻崎京师。

而此时，皇上已经认为江珏绝后，让江琥继承了雍王的爵位。

江天舒的身份变得很尴尬。

皇帝江瑾将此案交给宗人府，命令宗人府彻查。王妃带着幼子，抛头露面奔走，拿出诸般证据，宗人府却不肯给一个肯定的判断。

这个故事，最终得了一个异常惨烈的结局——

雍王妃在午门剖心明志。

江瑾终于承认了这个孩子的身份，将这个孩子立为雍王世子，等现任雍王江琥去世之后，即可继承王位。

无瑕闭上眼睛，似乎看见了赵氏在午门之外剖心明志的场景，努力呼吸了两下，才问道：“雍王妃……是一位英雄。她姓什么，叫什么？师父又与谁有旧？”

秋海棠的眼睛里有泪光闪动，片刻之后才道：“她姓赵，单名一个炯字，小名炯炯。当初，我正奉行师父的命令出外历练，在云湘边界遇到了她。从云湘辗转回帝京，我们一路同行。到了京师，本以为功德圆满，却不想后来竟发生了这么多惨烈的事情。因为她的事情，我也有些心灰意冷，再加上你师伯……他开了一个青山书院，我就在京师附近开了一个牙行谋生。”

“师伯办了一个青山书院，您就开了一个琅琊牙行？您这是与师伯打擂台？”无瑕两眼亮晶晶，全都是渴求八卦的神色。

秋海棠摇摇头，不想理睬八卦附体的徒弟。

无瑕看着师父没有说话的兴趣，只能悻悻地转移话题：“师父啊，您当初在路上的时候，就应该将这个江天舒掐死才是正经啊。”

无瑕掰着手指叹气：“这位世子，真对不起自己的母亲！如果不是王妃娘娘的举动，我也怀疑这位世子是不是雍王的种了……斗鸡走狗、花天酒地、横行霸道、无所不为！听说他读了十年书，连《三字经》都没背会，学了十年武，连上马拉弓都做不到。抢人家的新娘，倒是很在行，花街柳巷争风吃醋也熟门熟路。你确定，师父要将我送给这样的一个人当侍女？”

秋海棠摇头叹气：“师父也曾经给这位世子送了几个侍女，但是都管不住这位超级纨绔。再加上前些日子，世子差点儿遇刺，师父只好让你出马了。你的武力值是可以应付的，至于你会被这位纨绔世子吃掉的问题，我并不担心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你会不会将他连皮带毛吃掉。无瑕啊，既然做人家的侍女，下手还是要轻一点儿。”

无瑕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师父啊，我还有一个建议，将这位江天舒送给那位青鲤帮帮主吧。那位帮主整治下属很有一套，把江天舒送进火炉，或许能炼成钢。”

秋海棠忍不住扑哧一笑：“你倒是聪明，可是啊，那位青鲤帮帮主到底

是何许人也，师父是一丁点儿也不知道，无法求助啊。”

青鲤帮是京师最大的地下帮派，帮主沈青鲤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。无瑕将他扯出来，只是想要转移话题罢了。

“帮师父一把吧。”秋海棠的手放在无瑕的肩膀上，“毕竟是故人之子，又是她拿性命换下来的，师父总盼望着他能成才……”

“别别别，师父，我已经习惯与您嬉皮笑脸了，您别将脸色摆得这么严肃。”水无瑕长叹一声，声音幽幽袅袅，足以绕梁三日，“希望朽木可以雕刻，希望烂泥能扶上墙，希望无瑕妙手能回春。但是药医不死人，那位世子真的病入膏肓的话我也没法子……”

第二天，雍王府，溢香园，忘月居小楼上。

无瑕笑吟吟地将手中的一卷文书放在桌案上，“世子，方才老太妃的话，您也听见了，您也点头了。既然世子点头了，答应接下来的日子让我做世子的侍女，那么就请世子在这份协议的末尾签个字，用上您的私印……”

无瑕思忖了一个晚上，终于决定：对付这样的纨绔，就要防微杜渐，从小事做起，用一年时间，帮这位纨绔养成一个好习惯！

“协议，签字？”江天舒目瞪口呆，看着面前这卷已经打开来的文书，“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这不是什么玩意儿，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君子协议。”从老太妃处求来了鸡毛牌令箭，无瑕不打算平白浪费，必须立马给他一个下马威！

“这……什么什么鬼画符？”江天舒胡乱地拿起文书，歪过来横过去看了两遍，道，“很多字我不认识……这说的是什？不会是你的卖身契吧？即便是你的卖身契，也放心好了，你这么漂亮，我肯定会好好待你的，绝对不会轻易地赶你出去……”江天舒眼睛看着无瑕，那眼神让人一阵恶寒。

“很多字不认识？没事，那我念给你听吧。”无瑕笑眯眯地拿起文书，“第一条，为保证江天舒在文才、武功、武略、人品等方面的进步，在雍太妃的许可之下，签订此文书。”

江天舒翻翻白眼：“……我已经很厉害了，还要在文才武略方面长进？唉，再长进，那就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了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……”

听江天舒乱七八糟地引用古诗，无瑕面无表情地继续：“第二条，即日起，江天舒的所有月钱都由无瑕保管，每日江天舒可以向无瑕领取十个铜板作为

自由经费。这一条如果有争议，以无瑕的解释为准！”

“十个铜板？”江天舒叫起来，“你确定是十个铜板？天哪，你不担心我饿死？”想了想，终于换了一个可怜巴巴的眼神，“我好歹是你的主人啊……你就忍心饿死我？十个铜板太少了……要不，一两银子一天？要知道，宜春院最好的头牌，出场费就是十两银子，我马马虎虎饿上十天肚子，就能上宜春院见头牌一次。”

无瑕脸上依然毫无表情，眼角却不禁抽了抽。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无瑕的语调平静下来：“你的所有饮食都将由我负责，经费则由老太妃支出，所以不用担心饿死的问题。只要你不要要求吃熊掌鱼翅等各种奢侈品，其他的白米饭酱豆腐青菜萝卜各种要求，我都可以满足。何况十个铜板可以上街买到烧饼十个、汤饼五碗或米饭十碗，或者三碗米饭加两碗青菜一碗肉，也能让你吃饱。”

江天舒气哼哼地还要说话，无瑕已经云淡风轻地继续：“第三条，从即日起，江天舒每次外出都必须经过无瑕批准，必须由无瑕陪同，不得离开无瑕的视线范围。”

“你是将我当小狗圈养？”江天舒终于忍不住跳了起来，“你是我的侍女，还是我的奶娘？”

“本人可未曾成亲，所以无法担任世子的奶娘，请世子不要用错了称呼。关于这一条，解释权也归无瑕，江天舒如果犯错，无瑕有权没收江天舒一个月的自由支配经费，共计三百个铜板。如果当月不满三十天，则以三十天计算。”

江天舒忍无可忍，真的怒了，嘴唇哆嗦：“凭啥，不满三十天还要按照三十天计算？没有这个道理！”

“对不起，老太妃说了，一切都听我的解释。我说三十天就三十天，不打任何折扣。”无瑕翻了翻白眼，“第四条，即日起，江天舒必须每日读书三个时辰，练武两个时辰，由无瑕监督。如果偷懒，无瑕将采用任何不对江天舒造成肉体伤害的措施进行惩罚。”

“不对我造成肉体伤害？怎么惩罚？”江天舒这下高兴了，觑着脸问，“是不是和宜春院的姑娘们的惩罚措施一个样，我不肯起床就挠我痒痒？或者干脆拿嘴来亲我？”

江天舒摸了摸嘴角不存在的口水，眼睛里掠过一道精光，一闪即逝的那种。